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第七章 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戶牖

一陣溫暖氣旋平地刮起，黑翼紅腹的曙鳳蝶輕盈地乘著氣流飛上高樓。像是靚妝愛驕的貴氣少婦，也像是珠寶亂簪的宦家仕女，烏紗的翼如錦緞、似亮綢，紅彤的腹是麗石、若瑰寶。

62 樓的中年警衛武必忠看著窗外招展飛舞的曙鳳蝶，心情一陣歡喜，暗道是個好彩頭，整天守在這高樓竟也能見著這麼漂亮的花蝴蝶，也許真是個好預兆，年中獎金說不定能多個十天、半月的。

武必忠正瞧著玻璃帷幕外的蝶兒出神，忽然一陣低低高高、鏗鏘鏘的高跟鞋響聲隱約傳來，驚醒了他的白日大夢。他連忙回過神，細聽了下迴盪在寬長石英磚走廊上的跫音節奏，沒一小頃，寫滿寂寥孤單的臉上喜色乍現，他每天早上等待的黑豔鳳蝶來了。

武必忠職業性地從櫃檯後方站起，準備迎接來客。走道盡頭一個黑衣人影由岔往右邊電梯間的通道處轉了進來，黑皮細帶高跟涼鞋敲打在雪亮石英地磚上，叮叮噹噹，像銀鈴響在初夏微風的清晨，像金珠落在午夜空寂的殿堂，但更像幽靈仙子嬌嬌地枝頭顫笑。

黑衫女子漸行漸近，武必忠臉上的笑容益憨益濃。在鼎天證券高級主管區擔任警衛已三年多，每天面對的不是空蕩長廊和偶爾進出的董事長、總經理、及幾位執行副總，就是早上七點半主管會報時的各部門主管，生活除了單調、就是無聊。不過兩年前，也是一個這樣的晴天，也是一個這樣的早晨，何秉燭帶了一個白皙靚妝的緇衣女子來向董事長報到，正自摳指甲、閑發愁的武必忠忽地眼一瞠，口一哆，心上頭小鹿兒亂亂跳，嘴裡邊白花花口水瀝瀝淅淅掉。此後他天天就巴望著再見到那婀娜嬌豔女，只是一直難如願。但是就在一年前，何秉燭爲了專心準備競選立委，離開了公司，並將他債券部主管的位置交給了這位百媚千嬌女樓盈盈後，武必忠的日子忽然間有了色彩。



一年來，每天這個時候，晨曦清明中，樓盈盈都會上樓來開主管會報，而這時候也就是武必忠一天中最期待的時刻了。

武必忠對著迎面而來的淡妝美女半憨半傻地問了聲早，施禮微低的頭首輕點後方剛抬起，那黑衣人兒已清風似飄過。武必忠略略懊悔不該禮數過週，眉目低垂，乃致冤枉錯失許多風景。不過悔則悔已，明朝見著時可得膽子壯點，切莫再作賊般心虛得不敢正面多瞧兩眼，武必忠躡躡心裡頭暗道著，深盼這一年來想多瞧美色卻又怕被識破的膽小能一朝一夕改變。只是自怨歸自怨，此際耳畔猶仍縈繞著的如磁而嬌慵的回候聲卻也彌補了他滿心缺憾，就像是看人撥了顆甘蜜橘，弄破了皮上的油香囊，輕輕霧霧的香漫在淨空中，就算沒吃橘，單是看那蜜紅色，聞那清香味，就已足堪他心頭、喉頭一絲絲甜了起來，顧不得再自怨自艾了。武必忠滿足地回味方才的短短交會，正想歸返座位，續作他的南柯大夢，可卻兩只失了魂的眼眸就像迷了途的貪甜蒼蠅，無意中早已被一縷縷細隱難見的蛛網絲線牽黏著走，牽黏著隨黑裳搖曳，牽黏著隨烏絲飄蕩，那是水蛇靈擺的輕妙儀姿，是風吹脩竹的婆娑舞影，也是柳垂斜陽的金條蔓纏。武必忠鼻尖一絲梔子甜香隱隱飄過，神癡意迷中，只見清麗及肩的短髮下，一片肌膚勝雪，一對豐臀緊翹，一雙羊脂玉腿似滑似潤，如菱筍又像白藕。武必忠硬生生咽了一口口水，兩眼賊溜溜逡巡遊移緇衫遮掩下的脩直脊背，雙目直愣愣望穿欲透蟬翼薄紗裡的曼妙身姿，一顆心則撲簌簌直跳猛搥，想著大片嫩白背膚上兩條烏亮亮幼細肩帶前托藏的那對圓潤鵝卵。

樓盈盈走到長廊盡頭，向左拐了個彎，臉上溫煦微笑霎時頓消，代之浮上的是驕矜帶諷的訕戲笑意。她知道武必忠這當口必又是在將鬆開的下巴銜回，也必又是在吞口水，整心跳。

樓盈盈接續前行數步，左手邊會議室的兩扇大檜木門正閉掩著。等待在外的董事長祕書心焦地低聲催促，並快快進前一步將門拉開。

高大粗壯、老虎般威嚴、年屆不踰矩的江麗天端坐在正中主席座位，見樓盈盈已超過一分半鐘才進來會議室，也不責備，反倒招呼大家開始晨會，讓緊憋鼻息的與會主管不由一口大氣傾盡而出。

例行性的主管晨會十分鐘就結束，各執行副總及部門主管紛紛起身向江麗天注目示意後告退，就只總經理江上峰及債券部協理樓盈盈留了下來。江麗天雖早在四年多前就將總經理的位置讓出給當時是執行副總、身兼債券部與新金融商品部主管的兒子江上峰，並擢升何秉燭與胡北風分任該二部門的副總經理，但基本

上他仍是大權一手抓，放授與總經理的權限並不多，放授與部門主管的又更少。而爲了要確實掌握公司整體營運方向及各部門經營績效，每天一大早所有一級主管都要參加江麗天親自主持的主管會報，每隔七週七大部門的主管則要輪流向他簡報部門的大小狀況。這一天正好是輪到債券部，樓盈盈除了要報告債券部未來一季的預算外，她還要抓住這機會拿出密藏的「宇宙鋒」，向江麗天突襲假刺，她要那自以爲清高的男子無法翻身。

江麗天靜候所有該離場人員陸續走出會場後，乾咳了一聲。樓盈盈聞聲相應，由卷宗夾裡取出一份工整裝訂的報告書，並起身趨前恭謹地呈上。待轉身欲回座時，剛巧瞥見側躬著身正在掩門的胡北風，樓盈盈不由心中一絲蔑笑暗浮。

歸回座，整好心情，樓盈盈仍是用一貫舒緩慵嬌的語調簡潔清晰地做著季預算的報告。兩道黑濃劍眉輕鎖、兩顆黑白分明眼珠瞪張的江麗天坐躺在寬大皮椅上，聽著樓盈盈時而策略、時而方向、又時而預估獲利地，既不點頭，也不稱許，除了靜默，就是聆聽，一直等到樓盈盈做完簡報後，才微微鬆開緊閉的雙唇，令得原本一顆心浮沉忐忑的樓盈盈暗暗噓了一氣，她知道她過關了。

揪著心，害怕報告內容不周延的江上峰見父親雖不發一語，面部表情已明顯輕鬆，立刻也就放心了，便接著說道：

「這兩天聽到一些東西，心裡頭有些耽心，不知是否該向您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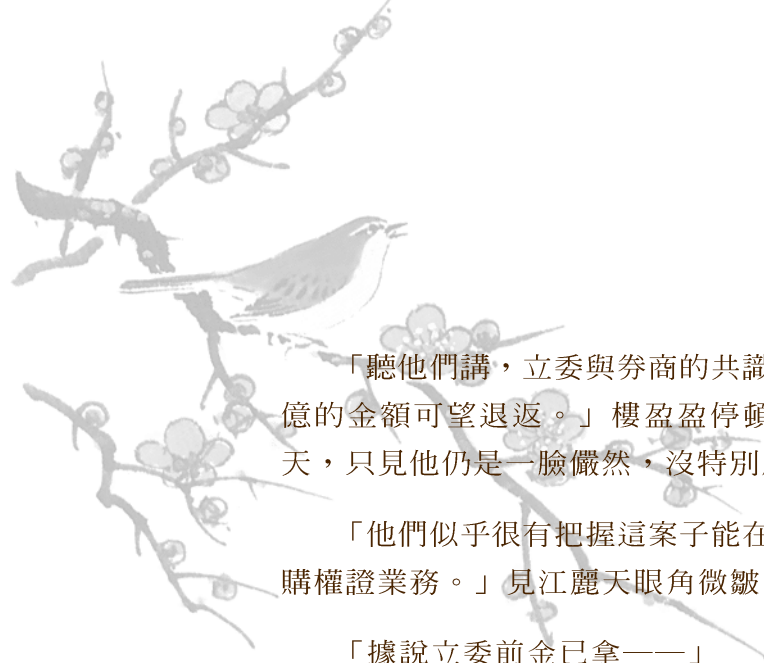
江麗天聞言，向江上峰看了一眼，仍是一語不發。一會後，見江上峰欲言又止，似有苦惱，便不奈地說：

「什麼事，不要吞吞吐吐。」

江上峰見父親催促，略有心慌，忙向樓盈盈望去。江麗天心中微奇，也看向樓盈盈，只見她低著頭，面有難色，像是有百般困擾。一小會後，樓盈盈暗暗盤算江麗天應要發作了，於是假裝剛經連番天人激戰模樣，慢慢抬起頭，面露煩憂並故做難言地看看江上峰，又看看江麗天，然後才開口說道：

「最近新金部的士氣非常高昂，」樓盈盈邊說邊看著江麗天，只見江麗天頗爲茫然，不知樓盈盈爲何沒來由這一句。

「前幾天跟新金部五、六個愛唱歌的人一起去 KTV，閒聊中聽他們說證券商目前正透過立委在斡旋認購權證退稅的事，」樓盈盈故意停了一停，見江麗天並無反應，便又說道：



「聽他們講，立委與券商的共識是退稅溯及既往，預估證券商總計將有近兩百億的金額可望退返。」樓盈盈停頓了一下，裝作怕說錯話似地低著頭偷瞄江麗天，只見他仍是一臉儼然，沒特別反應。樓盈盈於是又說：

「他們似乎很有把握這案子能在這會期的立法院院會過關，因此正全力衝刺認購權證業務。」見江麗天眼角微皺，樓盈盈假做欲言又止地說：

「據說立委前金已拿——」

江麗天臉色瞬間略變，但旋即恢復正常，樓盈盈見狀，心中暗喜，知他已經上鉤。

「後謝則是等到認購權證課稅的新法案三讀通過後才拿，合計前金後謝聽說約在總退稅金額的百分之十左右。」

「還說了些什麼，」江麗天濃眉一蹙，大眼一瞪，語氣已現浮躁。

樓盈盈猶疑著不敢說出口，低著的頭略略回轉瞧了瞧江上峰。江上峰知她尋求幫助，看了似有怒意的江麗天一眼，回眸後望著樓盈盈，面色凝重地輕輕點了點頭，給了她一個無言的鼓勵。樓盈盈知道成敗就在這一擊了，雖然她心中早有劇本，一切不過是拉著不知情的江上峰在江麗天面前依著戲碼演出，但此刻真要她祭出「宇宙鋒」，卻也不免害怕。

「新金部的人說是一是一您聯合其它券商老板與立委共同策劃地，他們都很佩服您的慷慨仗義，直誇您英明，幫新金部排除了一個大難題，也幫公司增加了數十億利潤。」樓盈盈稍顯緊張地將劇本的最後一句台辭演出，然後憋緊氣，一顆心撲撲跳，不知何秉燭交給她的這把「宇宙鋒」是否銳利。

江麗天一張方直大臉青筋驚爆，好半晌不發一句言語。過了一會後，忽斂起怒容，瞅著江上峰說：

「你知道這事？」

江上峰趕忙回道：

「上個禮拜一，與新金部主要幹部聚餐，胡副總那天請假，沒能出席。餐後我與交易組的協理白脩橋邊走邊聊，他忽然問我是不是正透過立委在協調認購權證退稅的事，並說好像有暗盤交易。我不知道有這事，便問他那裡聽來，他支支吾吾地。我一想也許是北風有聽到什麼，就問是不是北風說的，他沒有回答，只似

有若無地點了個頭，我想應該就是了。不過這件事當時我並沒有很在意，因為立法院財委會認同券商觀點，想幫券商爭取合理退稅的事一直頻繁見報，社會大眾沒聽過這件事的應不太多。而且認購權證課稅案的提案人又是學養聲名俱佳、與財團素無淵源的熊、汴兩位教授級立委，明眼人一想就知不太可能會有什麼骯髒勾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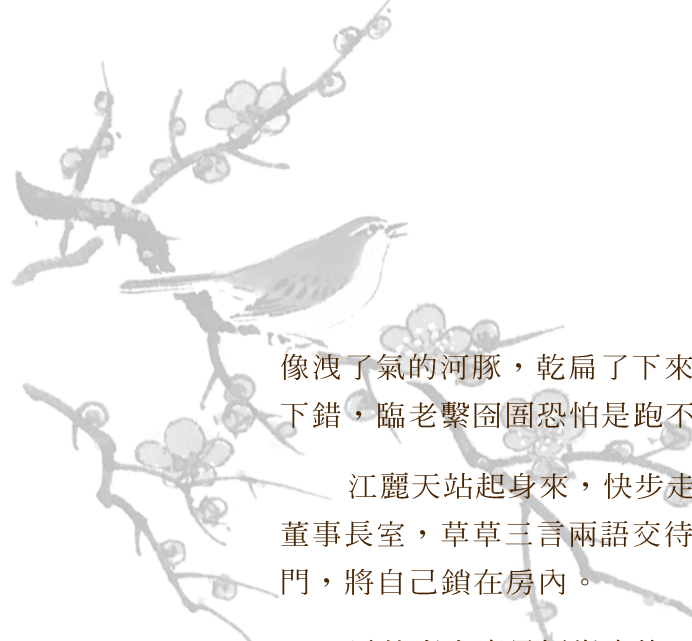
略染風寒的江上峰輕咳了一下，然後接著說：

「不過就在上個禮拜五下午，盈盈跑來找我，跟我說了剛才她報告的這些事，問我該不該讓您知道。我一聽非同小可，雖然券商在認購權證課稅新制這案子上無論是於法、或是於理都站得住、挺得直，不須要、也不可能與立委有什麼暗盤交易，但是這種謠言一旦傳開，對券商就是傷害。尤其是目前政治環境這麼亂，媒體又愛捕風捉影，明明是還券商公道的一個提案，萬一被媒體渲染成立委在圖利財團，恐怕好好一個議案又要被擱置了。再說，如果這謠傳真是由我們自己的新金部源起的，那更是洗不清了。而且傳言裡還指名道姓地將您牽扯進來，這實在是太不該，也太過份了。」

江麗天愈聽愈驚，但江湖風險久慣的他仍是按住了心頭疑懼，除了雙唇閉得更緊，法令紋顯得更深外，其餘就如平常，全看不出一點耽憂惶惶。而原本故做驚恐模樣、心裡頭卻暗笑、巴望著看好戲上演的樓盈盈一聽到江上峰所說的白脩檣故事，驀然倏忽間，一則喜、一則憂、一則驚、又一則疑。喜的是白脩檣讓故事更可信，不同的消息提供者，但都來自新金部，胡北風這下子是難脫干係了。憂的是她所說的消息提供者都是無名無姓，就算查證起，沒人承認也不代表事屬子虛；但是江上峰說的白脩檣可是具了名、有了姓，萬一江麗天找胡北風與白脩檣對質，謊言豈不拆穿。驚的是上週五向江上峰報告時，並沒聽說白脩檣的事，難道這是江上峰自己掰弄出來的？她知道江上峰還是新金部主管時就不喜歡當時是他副主管的胡北風，而她也知道江上峰一直都垂青白脩檣，甚至還有傳聞要他接替胡北風。莫非這是他們二人合謀？疑的則是如果白脩檣所言皆真，他的消息管道絕不可能是胡北風。固然胡北風的確知道內幕，但他是個謹慎的人，知道事情輕重，不會隨意亂講，更不會拖累不斷提拔他，有恩於他的江麗天。那麼，是誰？是誰告訴白脩檣的？

江上峰見江麗天凝眸定睛枯坐著，像是痛苦深思，又像是狂風巨浪將至，連忙惶惶然起身告退。樓盈盈見狀，也趕緊鞠躬退出。

頭腦袋如疾雷亂轟的江麗天在江上峰與樓盈盈離開後，原本威嚴的面貌頓時



像洩了氣的河豚，乾扁了下來。他須要靜一靜，他須要長考再長考，這一著棋若下錯，臨老繫囹圄恐怕是跑不掉了。

江麗天站起身來，快步走離會議室，疾疾橫過中間的走道，速速來到對面的董事長室，草草三言兩語交待祕書任何人不得干擾，任何電話也都不接後，打開門，將自己鎖在房內。

這件事本應是極縝密的，錯就錯在他太大意，沒瞭解清楚就派了胡北風去參加那個會議。但要不是熊照杰的助理胡亂聯絡，胡北風也不可能會被派去。想著想著，江麗天暗罵了熊照杰一頓，並恨不得將他立法院的助理給閹割了。

一個月前，立委熊照杰辦公室的助理電話通知十來家券商老板到立法院開會，並要大家準備好歷年來關於認購權證發行金額、操作損益、及認列的賦稅等資料，說是爲了公聽會之用。江麗天以爲就是一般的公聽會，是當初主動找上熊照杰希望他幫忙推動課稅新制時所擬策略的一部份，目的是爲了爭取社會及媒體認同，因此也就沒細察，沒再向熊照杰本人問過，也沒與合謀此事的華開證券董事長再確認，輕忽下就指派了胡北風準備相關資料，並一併將赴立法院開會的事託付了。畢竟，開公聽會，拋頭露面的事，一位副總出席就很有份量了。

誰知那會議不但不是公聽會，而且還是個只能密不能顯、只能隱不能揚的暗盤協商。胡北風開完會回來向江麗天報告的第一句話說開會的地點由立法院改爲熊照杰青島東路上租的辦公室時，他立刻就知道糟糕了，一定是熊照杰這當慣了教授的書獃子不知事情輕重，讓底下的助理胡亂聯繫，將見不得光的密會當成須得廣告周知的公聽會處理了。果不其然，十來部黑頭車、十來位頭角崢嶸的證券商大老板頂著大太陽圍在立法院側門外莫名所以時，熊照杰的楞頭助理才慌張張跑了出來，說開會地點改了，請大家移樽青島東路的私人辦公室。幾位嗅覺敏銳、並非主事者的券商大老立刻聞出氣氛不對，紛紛藉故走人，最後只剩下共同倡議此事的七、八位前十大券商董事長、總經理、及不該出席這場機密會議的胡北風。

江麗天愈想愈怒，這些道貌岸然的學者型立委貪財、貪婪、貪心的程度可不輸任何券商老板。明明已講好前金、後謝的大原則，卻正事沒做一樁，公聽會也沒開，就一股腦子想談細節，講分贓。不過想談這些也沒關係，只要做得隱密也就罷了，那知竟又端個立委架子，不親自打電話聯絡，偏找個楞頭楞腦助理來瞎攪亂和一通。江麗天不由得又在心裡頭將熊照杰的親娘祖宗胡亂問候了七、八聲。

不過氣歸氣，老薑畢竟是老薑，江麗天腦子裡飛快微巡了一遍，他知道一定是胡北風。當初爲了儘快解決認購權證賦稅的問題，他與幾位券商大老協議找立

委幫忙，希望藉由推動立法來一勞永逸，免得拖愈久，賦稅金額累積愈大，愈難解決。一開始商議託付的人選時，大夥屬意新科立委何秉燭，不僅因他出自券商、瞭解認購權證賦稅案的來龍去脈，更因他家族的政治背景、有能力號召各黨派立委。不過，江麗天堅決反對，他怕何秉燭出身鼎天證券的事實將對他帶來困擾，萬一媒體或是社會大眾認為立委與財團勾結，那麼他就是第一個會被懷疑的，所以他主張找沒財團色彩、與證券業沒淵源、而且形象清新的。在估量了政黨涵蓋及人品聲望後，他們選擇了熊照杰與汴涌濤這兩位曾是明星教授、分屬執政黨與在野黨的不分區立委，由他二人協同合作，扮演運籌中樞，一方面密集召開公聽會，爭取社會認同；二方面研擬議案，向財委會提呈；再方面則買通相關立委，以一舉通過三讀。此外，為了隱密，避免兒子沾上腥羶，江麗天親自聯繫接洽同業大老與熊、汴二人。因此公司裡，除了他自己及被誤派去開會的胡北風知曉箇中曲折外，再無其他人知情了。就因如此，江麗天篤定必是胡北風洩了機密，否則新金部的人及白脩樞怎麼可能知道這許多細節？

江麗天一直都賞識胡北風的專業能力，對他的獎賞從未少過，對他的提拔也從未斷過。但是若論善舞長袖及樽俎折衝，胡北風可是遠遠不及何秉燭，所以知人善任、識材能御的江麗天願試著將汗穢齷齪事委交何秉燭代勞，可從來就只當胡北風是規矩做事的技術官僚，未嘗敢視他為共涉污泥、齊蹈染缸的心腹股肱。也因此十多年來，固然在旁人眼中，胡北風深受重用，是鼎天證券中生代中最紅最火的明日之星，但在江麗天心目中，胡北風永遠都不會進權力核心，他的個性是個大缺陷。江麗天很清楚，要胡北風搞專業、鑽研發，一等一人才，不做第二人想；但要他耍陰謀、鬥機心、協調三教、溝通九流，再怎麼逼，都不會是那材料。所以，江麗天只用胡北風的專長，擺他在須技術、重研究的新金部當主管，而榨油水、撈不義的見不得人事則交給了至親的兒子及兩位心腹的執行副總處理。

江麗天揉揉略略發疼的太陽穴，他知道這事不好處理。一個太過火，公司裡外都會疑猜，但放著不管，只恐傳言愈滾愈大。繞著偌大的董事長室踱了好半晌方步後，江麗天決定先不想，尋個樂子後再作打算應就會有靈感，於是按下連通祕書的內線電話，交待取消十一點的會客，並要司機將車備好等他。江麗天將攜著珠、揣著玉、懷著年少風流的心、帶著瑰麗豔紅的葡萄美酒，他要去那青石小鎮，他想去會他的情婦，那個在高高窗口、鎮日守著一畦金線菊等他的情婦。友聲